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Volume 5
Issue 1 第五卷第一期

Article 1

January 1936

談瓷別錄

Yuanjue LUO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羅原覺(1936)。談瓷別錄。《嶺南學報》，5(1)，1-22。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5/iss1/1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談瓷別錄

道在瓦齋

陶成先於銅器，始自遠古。土工之宜廣於鐵，氣水侵化所不能，用具遂饒於冶鑄。衍進成瓷，有逾金銀晶玉之器，而鑒古者多賞其藝術。吾華固以此藝鳴世界也！歐西海東之士，有皓首以研之者矣。粵中歷有庋藏，談古常為涉及。惟目所覩者，有不協於所聞，檢之藝術譜錄之書猶未哲，瀏覽文史之際，每觸發以釋疑，是須廣其道以求之也。因而隨筆分錄，微實刪重，彙以備忘，尚欲窺夫歷朝典制之所在。日者觀書嶺南大學書藏，學報集稿，為所咨及，遂檢述諸瓷，記專器之成段者五則以塞責，揆自預期，猶未什一也。若夫民用之所宜，方士之程功，藝史之衍進，固有其道，而猶未達，是望同好者，正而廣之。丙子暮春識

(一) 宋 官 窯

宋顧文薦負暄雜錄：「宣政間，京師自置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徽宗遺製，置窯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爲範，極其精緻，油色瑩澈，爲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亦曰官窯，比舊窯大不侔矣。○餘如烏泥窯，餘杭窯，縉窯，皆非官窯比。」

明曹昭格古要論：「官窯器，宋修內司燒者，土脈細潤，色帶粉紅，濃淡不一。○有蟹爪紋，紫口，鐵足，色好者，與汝窯相類。○有黑土者，謂之烏泥窯，僞者，皆龍泉所燒者無紋路。」

高濂清賞箋論窯器：「官窯品格，大率與哥窯相同。○色取粉青爲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紋取冰裂，鱗血，爲上，梅花片，墨紋，次之，細碎紋，紋之下也。○論製：如「商庚鼎」，「純素鼎」，「葱管空足冲耳乳爐」，「商貫耳壺」，犬獸面花紋「周貫耳壺」，「漢耳環壺」，「父己尊」，「祖丁尊」，皆法古圖式，進呈物也。○俗人凡見兩耳壺式，不論式之美惡，咸指曰「茄袋瓶」也。○孰知有等短矮肥腹，無矩度者，似亦俗惡。○若上五製，與「斝」樣，深得古人銅鑄體式，當爲官窯第一妙品，豈可概以茄袋言之。○又如「葱管脚鼎爐」，「環耳汝（疑乳字之誤）爐」，「小竹節雲板脚爐」，「冲耳牛奶足小爐」，「戟耳彝爐」，「盤口束腰桶肚大瓶」，「子一觚」，立戈觚，周之「小圓觚」，「素觚」，「紙槌瓶」，「膽瓶」，「雙耳匙筋瓶」，「筆筒」，「筆格」，「元葵筆洗」，「桶樣大

洗]，[甌肚]「孟鉢」二種水中丞，二色「雙桃」水注，「立瓜」
「臥瓜」[臥茄]水注，「扁淺磬目囊盤」，「方印色油」，「四入角」
「委角」[印色池]，「有文圖書戟耳彝爐」，「小蕃草瓶」，「小製
漢壺」，「竹節段壁瓶」，凡此皆官哥之上乘品也。[桶爐]，「六
稜瓶」，「盤口紙槌瓶」，「大蕃草瓶」，「鼓爐」，「菱花壁瓶」
「多嘴花罐」，「肥腹漢壺」，「大碗」，「中碗」[茶盞]，「茶托」
，「茶洗」，「提包茶壺」，「六稜酒壺」，「瓜壺」，「蓮子壺」，
「方」[圓]「八角」酒盤，酒杯，各製「勸杯」，大小「圓碟」，「河
西碟」，「荷葉盤」，「淺碟」，「桶子箍碟」，「縑環水池」，中
大「酒海」，方圓「花盆」，「菖蒲盆底」，「龜背縑環六角長盆」，
「觀音」[彌勒]「洞賓」神像，「鷄頭罐」，「棹斗」，「圓硯」，「筋
棚二色文篆隸書」象棋子，「齊筋小碟」，「螭虎鎮紙」，凡此皆
二窰之中乘品也。又若「大雙耳高瓶」，「徑尺大盤」[夾底般盆
]，「大撞梅花瓣」[春勝合]，「棋子罐」，「大匾獸耳彝敦」，「烏
食罐」，「編籠小花瓶」，大小「平口藥罈」，眼藥各製小罐，「肥
皂罐」，「中菓盒子」，蟋蟀盆內中（疑小字之誤）事件，「佛前
供水碗」，「束腰六脚小架」，各色「酒案」[盤] [碟]，凡此皆
二窰之下乘品也。要知古人用意，無所不到，余概論如是。其
二窰燒造，種種未易悉舉，例此可見。所謂官者，燒於宋
修內司中，為官家造也。窰在杭之鳳凰山下，其土紫，故足
色若鐵，時云紫口鐵足。紫口乃器口上仰，油水流下，比周
身較淺，故口微露紫痕，此何足貴，惟尚鐵足，以他處之土
，咸不及此。哥窰燒於私家，取土俱在此地。官窰質之隱紋
如蟹爪，哥窰質之隱紋如魚子，但汁料不如官料佳耳。二窰

燒出器皿，時有窰變狀，類蝴蝶禽魚麟豹等象，布於本色油外，變色或黃黑或紅紫，形肖可愛。是皆火之文明幻化，否則理不可曉，似更難得。後有董窰，烏泥窰，俱法官窰。質粗不潤，而油水燥暴，瀝入哥窰，今亦傳世。後若元末新燒，宛不及此，近年諸窰，美者亦有可取，惟紫骨與粉青色，不相似耳。若今新燒，去諸窰遠甚，亦有粉青色者，乾韜無華，即光潤者變為綠色，且索大價愚人。更有一種復燒，取舊官哥磁器，如爐欠足耳，瓶損口稜者。以舊補舊，加以油藥，裹以泥合。入窰一火燒成，如舊製無異。但補處色渾、而本質乾燥，不甚精采，得此更勝新燒。奈何二窰，如「葱脚鼎爐」、在海內僅存一二。「乳爐」「花觚」，存計十數。「彝爐」或以百計。四品為鑒家至寶、無怪價之忘值，日就增重，後此不知凋謝如何。」

田藝蘅留青日札；「官窰，文色上白，而薄如紙者，亞於汝，其價亦然。」

清藍浦景德鎮陶錄：「大觀中，油尚「月白」「粉青」「大綠」三種政和以後，惟青分濃淡耳。」

南窰筆記：「觀窰出杭州鳳凰山下，宋大觀年間，命閩官崇督，故名修內司。紫骨青油，出於汝窰，有月白色，粉青色。紋片有名金絲，鐵線，蟹爪，諸紋者。多瓶，尊，玩器，獨少碗，碟之屬，釉澤肥厚，內泛紅色為佳。今做觀窰，咸用碓子，瑪瑙等料配之，里藥油為之，亦可混真。但紋片，久則零斷，碎爛不堪，氣味與古遠甚。骨子則用白石紅土為上，紅土出景德鎮，之雞脚嶺，白石林者佳，以滑石代

高嶺土配合，名鐵骨泥。」(美術叢書線稿鈔本)

元孔齊至正直記：「乙未在杭州時，市哥哥洞窰器者，一香鼎，質細，雖新，其色瑩潤如舊造，識者猶疑之。會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窰，絕類古官窰。不可不細辨也。今在慶元見一尋常菜盆，質雖粗，其色亦如舊窰。不過街市所貨下等低物。使其質更加細膩，兼以歲久，則亂真矣，予然後知官窰之不足為珍玩也。」(至正癸卯冬記)。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南宋時，餘姚有秘色磁，甃模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窰目之，不能別白也。」

清劉體仁七頤堂識小錄：「官窰，「螻耳洗」，宋修內司窰盃，直如筒，色如猪肝，皆北海物。」

朱彝尊官窰花澆銘：「頰兮，若魚尾之散餘霞。潤兮，若海棠之過朝雨。哥耶，定耶，寧足比數。亦何慚于柴，汝。」(曝書亭集)

孔尚任享金簿：「官窰小洗，葵邊深陡，澹白色，濃厚而滋潤，紋片冰裂間似兔毫隱紋，底有鐵色支釘，真南宋器。○梁同書古瓷器考：古窰，柴汝最重，柴周之外，次及官定。○蓋定汝官哥，皆宋器也，然柴汝之器，傳世者絕少，而官定猶有存者。非官定易得也，以定有北定南定，而彭窰亦曰新定。○官有舊京內修司之別，而郊壇下新窰，亦曰官窰。○新定不如南定，南定不如北定，舊京官窰，為時未久，當以修內司所造為最，新窰為下，其時已有等差。後有器，定新仿有不減定人製法者；有製作極工，不入清賞者，好事者，指某器曰定，某器曰官，安知不為贗鼎所惑耶。」

都中設審自製，始於趙宋，以術爲民表，瓷藝之興盛，與有關焉。初置於汴京，南渡後，則移於杭州行在。曰官審，曰內審，爲臣民之所稱，東京夢華錄外諸司之東西審務，咸淳臨安志內諸司之青器審，乃是典制上之名也。○宋史職官志，修內司掌官廟繕修，審務掌專瓦餅缶，並隸將作監，而後苑勾當以內侍充，掌苑圃種藝雜飾，建炎三年將作監歸併工部，紹興三年復置。○咸淳臨安志：御前內轄司，提舉修內司，及後苑，並隸入內侍省爲內諸司，青器審則屬於御前內轄司，是其後移歸內侍所掌矣。○邵欽宗局之名，顧氏言自成章。考宋史宦者傳及續通鑑：成章朝內侍，康王卽位，元祐太后遣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幸揚州。建炎二年，奏黃潛善汪伯彥罪，帝怒，編管南雄州，久之，思其忠直，召赴行在，其徒譖之，遂止於洪州。○建炎三年十月，金人陷洪，脅降不從，遺之金帛而去。○元陸友仁研北雜志：宋紹興中，秦檜修禮樂，以文太平，用內侍邵謬主之，時方造玉輅及鹵部儀仗，百工皆隸之，謂之邵局，故渾儀禮器，猶鑄邵名。○宋史高宗紀：紹興八年，定都臨安，十二年，始製常行儀仗，造玉輅，十三年，造祭器鹵部儀仗渾天儀。○按此諸說，成章後事，史雖不詳，而邵局之名，屬於邵謬爲合。○設使其時成章尚在，未必變節，能與檜并立於朝也。○然邵局及青器審建置之時，可沿之而推定。

咸淳臨安志：「修內司在孝仁坊青平山口。○御前內轄司，在東華門外東庫內。○青器審，在雄武營山上圓壇左右。○郊丘，在嘉會門外，南四里，龍華寺西，紹興三年建壇。按志圖，行在自南向北，東華門爲大內之東北門，嘉會門爲皇城之西北門，東西分立。○孝仁坊東庫，并在東華門外。○雄武營更而東北，近皇城保安門。

所謂在雄武營山上，圓壇左右，蓋分修內司，郊壇下審而言，否則東西異處，莫知何屬。高深父言：修內司審在鳳凰山下。宋趙景安雲麓漫鈔：鳳凰山，當大內麗正門之正面，下有錢王郊壇，盡處即嘉會門。山分左右翼：大內在山之左腋，後有山包之，第二包，即相府，第三包即太廟，第四包即執政府，包盡處為朝天門。端誠殿在山之右腋，後有山包之，第二包即郊壇，第三包即易安齋，第四包即馬院。東南皆大江，西為西湖，北臨平湖。其山既廣袤，若祇言在山下，不定其方，似屬泛詞。郊壇為典禮所在，未容設審其旁，應以錢越故壇之地為當。而哥審以民審而取土，雖同此山，未必同處。」

前錄負暄雜錄之說，汲古閣本輟耕錄，舊刻本通雅，并錄自葉真垣齋筆衡。檢涵芬樓印集明抄百卷本說郛，則見於負暄雜錄，而坦（說郛作坦字與輟耕錄字異）齋筆衡所無，今從之。餘杭審之杭字，本作姚，從輟耕錄改杭字。陶錄，記景德審仿古油色云：鐵骨大觀油，有「粉青」「月白」「大紅」三種，為其言大觀中尚此三色所由。蓋本唐陶務之說，以大觀稱官審，為別於明清官審而已。高深父論文房所言之東青磁器，趙元度脈望館書目，宋牧仲筠廊二筆，之言青東磁，殆即東京夢華錄所稱東西審務之東審器。朱垞所銘，以蘋霞，海棠為喻，則紅色非淡，殆是審變所成。

(二) 金 鈞 州 窰

明王世貞宛委餘篇：「鈞州，稍具諸色，光彩太露，器極大。高濂清賞箋論窰器：均州窰，有硃砂紅，葱翠青，俗謂鶯哥綠，茄皮紫。紅若臙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純無少變露者，爲上品。底有一二數目字號爲記。豬肝色，火裏紅，青綠錯雜，若垂涎色，皆上三色之燒不足者，非別有此色樣俗即取作鼻涕涎，豬乾等名，是可笑耳。此窰惟種蒲盆底佳甚，其他如坐墩，爐盒，方瓶，罐子，俱以黃沙坭爲壤，故氣質相厚不佳，雜物人多不尙。近年新燒此窰，皆以宜興沙土爲骨，泐水微似，製有佳者，但不耐用，俱無足取。」

田藝蘅留青日札：「鈞州窰，稍具諸色，光彩太露，有兔絲紋，火燄青。張應文清秘藏：均州窰，紅若臙脂爲最。青若葱翠，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純而底有一二數目字號者佳，其雜色者無足取。」

陸應陽廣輿記：「禹州產瓷器。」

宋應星天工開物卷：宣紅，元末已失傳，正德中，內使監造御器，時宣紅失傳不成，身家俱喪。一人躍入自焚，托夢他人造出，競傳窰變。好異者，遂妄傳燒出鹿象諸異物。凡宣紅器，乃燒成之後，出火另施工巧，微灰而成者。非世上硃砂，能留紅質於火內也。」

方以智通雅：「均州有五色，即汝窰一類也。」

清雍正河南通志：「禹州瓷器，出神后山，山在州西六

十里。藍浦景德鎮陶錄：均窰，宋初所燒，出鈞臺，宋亦稱鈞州，即今河南之禹州也，土脉細，釉具五色。(中畧)元蔣祈云：近年新燒者，皆砂土爲骨，釉水微似，製有佳者，俱不耐久。唐氏肆考云：均窰始禹州，禹州昔號鈞臺，均合書鈞，今通作鈞，沿寫已久。(所見唐秉鈞文房肆考無此言，未知藍氏錄自何本)

南窰筆記。「均窰，北宋均州所造，多盆盃，水底，花盆，器皿。顏色，大紅，玫瑰紫，鱸肝，馬肺，月白，紅霞，等色。骨子，粗黃泥色，底油如淡牙色。有一二數目字樣于底足之間，蓋配合一副之記號也。油水葱蕩肥厚，光彩奪目。明有寧青窰做均一種，顏色薄暗，五色雜沓。廣窰亦有一種，青白相間蘇點紋者，皆瓶鉢之類，胎骨輕脆，不堪賞鑒。宜興掛油一種，與廣窰相似。今所造法：先於窰中，燒成無油盃胎，然後上油，再入窰中，復燒乃成。其油，用白油爲底，外加油裹紅元子少許，罩以玻璃，紅寶石，晶料，爲油，塗于胎外。入火藉其流淌，顏色變幻，聽其自然，而非有意預定爲某色也。其覆火數次成者，其色愈佳，較之古窰，何多讓焉。爐均一種，乃爐中所燒，顏色流淌中，有紅點者爲佳，青點次之」(美術叢書，據舊鈔本)。

謝堃金玉鎖碎：宋磁多鋼砂胎，世稱鐵胎，蒼白而潤者，官窰也，藍帶紫色寶石泐者，均窰也。宋時鋼胎爲宋均，元時以土沙爲胎爲元均。

查慎行人海記：「大內牡丹盛開，神廟思以磁瓶貯之。江偶陰民有一均州瓶，高數尺許，欲得十金，或笑之。忽內

臣覓進，上喜，問價幾何，奏曰二百金。上諭，先給百金，如未肯，再給五十金。

高江村酬蒼林宋均窰瓶歌：（節錄）僧寮偶見雙耳瓶，黛色濃淡光冷冷，異哉均州舊時造，幾經兵燹猶完形。蒼公爲言出內府，亂離遺棄等塵土。（硯山齋雜記）

鈞州，爲今河南省禹縣，清曰禹州。嘉慶一統志：「禹州，古夏禹國。春秋時，鄭櫟邑。戰國曰陽翟，爲韓郡，秦置潁川郡，漢因之。晉移郡治許昌，以陽翟縣屬河南郡。東魏興和初，分置陽翟郡，隋郡廢縣屬許州，唐初屬嵩州，繼屬洛州，後屬許州，五代因之。宋元豐三年，縣屬潁昌府。」金史地理志：「鈞州，舊陽翟縣，僞齊升潁順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仍名潁順。二十四年，更名鈞州，屬南京路，領陽翟新鄭二縣。」元史地理志：鈞州，金改順州，又改鈞州，今屬汴梁路。」明史地理志：「洪武初，以州治陽翟縣省入，萬曆三年四月，避諱改曰禹州。」據此，則鈞州之名，自金大定改稱後始有之，其前惟稱潁川陽翟而已。陶錄云：「禹州，昔號鈞臺，宋亦稱鈞州，」其誤似由於曲解讀史方輿紀要之說。顧氏本文，禹州，金大定二十四年改鈞州，以州有鈞臺也。蓋謂金改州名，因有鈞臺之故，非謂宋時已有鈞州之稱，猶之禹州之得名，緣於禹郡之故汲冢周書云：「禹都陽城後遷陽翟是也。」然萬歷之前，無以禹州爲稱，亦曰鈞州而已，左傳昭公四年楚椒舉曰：「夏啓有鈞臺之享，杜預注曰：陽翟縣南，有鈞臺坡。」水經注：「大陵西連山，亦曰啓筮亭，啓享神於大陵之上，卽鈞臺也。嶠水東南流，積爲坡，坡方十里，俗稱鈞臺坡。」史記夏本紀：「桀召湯而囚之夏臺，」索隱：夏

曰鈞臺，皇甫謐曰：「地在陽翟是也。」元和郡縣志：「在陽翟縣南十五里。溯鈞臺之始立，遠在夏初，其蹟久湮。其後因以名坡，亦在晉前，沿稱已久。其坡有十里之大，又近縣治，若宋時置窰於此，在陽翟未改鈞州之前，當號陽翟窰。或如廣信之橫峯廣州之石灣因地以名，亦當號鈞臺窰。」而雍正河南通志則曰：「禹州磁器出神后山，山在西六十里。」白眉初河南省誌：「鈞窰窰，在禹州神后鎮。」蓋窰爲窰業所在，而資土於山，其地距鈞臺既遠，歷來窰址，未聞有所遷移，則設窰本在神后山，而非在鈞臺坡。既以鈞州名窰，又無別稱，當是金時之器，而非宋時之器，其據甚明。嘗謂元族入主中夏，不過九十年，尙有樞府窰之設。完顏氏入關稱制，百有餘載，趙甌北謂其文物遠勝遼元，則豈無所設。是窰蓋爲供御之用，以紅紫而駕於官汝之青翠，殆其好尙使然。至於瓷器土貢，金史地理誌所載，惟真定府有之。緣是唐宋邢州常貢之舊制，不得謂爲御窰所在。猶之北宋已有邢耀河南之貢瓷，尙設官窰爲用。鈞州屬南京路，且近南都，蓋倣趙宋官窰之制也。其青紫相錯之油色，爲特異之成績，自明以來，號爲窰變，天工開物卷言窰變是也。窰變之器，定州有之，吳子副詩集所言定州窰變十樣錦茶甌，時在宣和前，與坡公之稱紅定花瓷，相隔不遠。饒州亦有之，宋周昭禮言，大觀間，景德鎮陶器窰變，色如硃砂，比之定州紅瓷尤鮮明，是皆北宋時物。惟定饒所出，屬於偶然，不可常得，鈞州所出，則成專工，已爲常製。是鈞州窰變之色，仿自定饒而精善之，此又金人製尙之一證。高深父言。官哥窰變，於本色油外有紅紫變色，未知比於鈞器孰爲先後。明徐興公言饒州府學神庫，有永樂窰變瓶爐，回青所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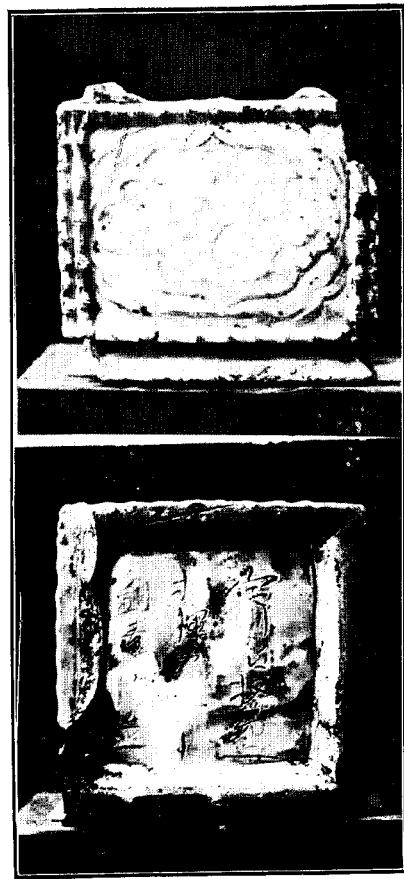
變成赤色，是青油變紅。定州窰變，雖未知其詳，所見北宋之器，有卵青色油，殆爲窰變之色所自。若由純紅變出青斑，曾目觀康熙精紅瓶，（粵稱年紅）近以口加塗金，經火炙，變如雍正窰變器色，又在南窰筆記，所言製法之外。明萬歷而後，以避神宗字諱，每以均，宜，勳，等字爲代。天工開物卷所言元末失傳之宣紅，必非朱明宣德之紅，其書撰於崇禎間，易鈞爲宜，不曰禹紅者，則以鈞紅爲瓷業術語沿用之故，玉知堂談蒼之稱勳陶，又其一例。均州爲今湖北省均縣，清曰均州，民國湖北通志，均州，隋置，唐宋元明因之，清屬襄陽府。章氏志稿云：均州產磁器，而質糙，是鄂之均州，可稱宋域，惟產器不良，不入賞鑒。高江村所詠宋瓶，當爲豫產，而沿明人避諱之均字，是與鄂產無異，陶錄言：鈞通作均，南窰筆記及金玉瑣碎之言宋均，皆同其誤。據查初白所記，其聲價之起，緣自神宗之賞購，前列諸說，亦約始其時，江村所詠，猶稱明內遺器。惟明人無以宋製爲稱，至朱笠亭陶說，亦次於吉象諸窰之後，而無一語涉及宋製，猶本明人之意。今世傳印項子京歷代名瓷圖譜，所載鈞器，則以宋稱，而無舉證，其書有雜入後人之語，及骨董家言，難以爲據。前列諸說外，若事物紺珠，筠軒清閨錄，博物要覽，文房肆考，梁同書古瓷考，以及陶雅，飲流齋說瓷，亦有所載，並是沿襲前人，已見所錄之中，不復重舉。

通雅汝窰一類之言，爲後來混稱汝器所自。前人所稱種蒲盤底，時人於口無邊緣，圓形鼓式一種，別名爲洗，（故宮週刊第三百八十七期，有影印此器式。）其實亦爲渣斗式花盤之盤托。

(三)宋定州招收第二指揮劉素做造雕瓷像座(附圖一)

定州近年出土白瓷像座殘器，曾陳津沽展覽會，其銘具時地名職之文，衆所稱異，以爲僅見。丙寅冬，北遊，從君美宗兄索贈以歸，蓋謂南方尤爲未見也。器爲方座式，中空如盒，現存一面及底足，口上有套榫，底有方足。以權度製造所制尺（五尺等於公尺一尺六寸）度之，通高二寸七分，方廣二寸八分，幅厚三分，套榫淨高二分，厚一分半。四面各雕竹節邊，內藏柿蒂圓牡丹花，淨高二寸一分，廣二寸五分。足緣亦雕竹節，中劃卷波紋，淨高三分，自內斜出與器齊。底凹平，內廣一寸九分，直二寸，銘文滿蓋於中。通身白油近卵青色，油積處作柳芽色，口上及足底露胎骨，其質瑩白，與俗稱之石胎爲近。銘凡十五字，分三行，由六字以至四字，筆畫有爲油所蓋填，不能全拓。文曰：「定州招收第二指揮，第二都，劉素做造」。考宋史兵志：「禁軍步兵之招收軍，端拱中立爲德壽軍，後改此名，隸保州巡檢司。慶歷初升禁軍，爲指揮十七，在定州者二，熙寧五年併合爲一。兵制，一指揮五百人爲率，其將校有指揮使，副指揮使，每部，有都頭，副都頭，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此銘稱第二指揮，是熙寧五年更制前所造，造者劉素做，素通壕，做字，正字通云俗作字，是其人以壕作名，而爲軍中役卒」。兵志：「廂軍步兵，有京師之棟中窰務，西京之窰務，及東西八作，太原之作院工匠等役卒，而禁軍無之，招收軍由廂軍升禁軍，是劉素做以役卒而入軍籍也。北宋時，定州多良匠，陶瓷，髹漆，刻絲，並以精工名天下，劉匠乃以壕作名，是亦良工之一。」宋史職官志：「少府監掌

百工伎巧之政，視將作匠法，物勒工名，以法式察其良窳。此器既勒名，復著其軍籍，殆將以進奉，而備少府之考核。口有套榫，形爲座樣，揆其花紋式度，當爲承像之用，瓷像而爲良窳所製，殊不多見，惜不獲其全矣。定州白瓷，繼唐邢州以稱著，北宋禁中嘗所取用。其後各方仿效滋多，宋周昭禮言南渡後宿泗之製，元孔靜齋言至正時御土甃之製，格古要論言古磁州甃之製，彭君寶之製，皆爲類似。當時已覺判別不易，後之鑒者，審辨更難。此器時地名職有據，其質細以瑩，其油白而堅潤，其刻刻如琢，與格古要論之評尚，及坡公花瓷琢玉之稱，（坡公詩，詠於熙寧五年。）皆可比證，足爲宣政前定器之準據也。



宋定州劉素做造瓷像座及銘(圖一)



宋 滄熙官窰紙椎瓶(圖二)

(四)宋清熙官窯翠青由鳳頭耳盤口紙椎式花瓶(附圖一)

盤口紙椎式之稱，沿於明高深父品次官哥器論製。惟其臆測：有有文圖書載彝爐，而無有年印鳳頭耳瓶，可見此器罕存，為所未知也。以權度製造所制尺(五尺等於公尺二尺六寸)度之：通高七寸二分，底徑二寸九分，口徑二寸三分，自肩至足，凡三寸八分，自口至足，凡三寸四分。瓶身光素，口緣有暗線一圍，頂附鳳頭耳，屈如戟狀，刻劃冠眼嘴項，蓋油填平，右耳冠頂稍大，似以鳳凰判舉。通身翠青油，色似龍泉器，油厚處，作深青色，或白色，或青白混，而白者尤顯，有如淚痕，有如蚓屈泥中，悉與油平，捫不觸指，油薄處，微近黃色，內裏自肩以下，油色微帶灰黃，可知青油掛於白油之上。口與肩緣，油簿處，呈赭骨色，雙耳花紋凸處，淺露白色，足油齊縮如束繩。胎質堅細，作灰鐵色，亦有濃淡赭斑，而非加塗澤，為土骨火候之象。滿身冰裂紋，底有蔑痕一曲，原填鐵沙而不免漏，外留二點，大如杏仁，小如豆，而瑩實；足見沿用既久，又非久埋土中，而致枯鏽者比。底凹平，正中一印，上下左右四印，并方三分，而油蓋之，下印較深顯，清熙年製四字，陽文小篆可辨也。宋瓷有年號款印者實罕見，此則鈐至五印，且文字精湛，當是奉御之物。清熙間，孝宗以天下養，禁中御園，如鐘美堂聚景園等處，檻架陳設奇花，數逾千朵；簪以晶玉金壺汝官天青之瓶，數奉太上三殿遊幸。畧見宋史，詳於周草窗武林舊事。所用既多，而金玉之珍，與故汴遺器，之不可常得，則必徵陶於當時，至與金玉同稱者！所以明其貴尚。汴宮當紹興二十五年時，經人焚盡，而杭州行

在，以至元十四年失火致燬（見續資治通鑑，及格古要論）。故後人對於南渡御物之難得，無異於故汴將來也。宋尚青瓷，沿於越州秘色，南渡後，以內窰哥窰，龍泉爲著，地材並邇，所宗又同，故互有相似，殆其各標勝概，後衍乃殊。離合之間，惟在善鑒之審辨，就宋明人諸說，而窮源竟委，有可論焉。宋莊季裕紹興初言：龍泉縣青器，錢越所取貢，宣和中，禁庭製樣須索，益加工巧。元孔靜齋至正癸卯記言：近日哥窰，絕類舊官窰，見之杭州市者，質細色瑩，慶元市者，質較粗。明曹明仲言：修內司官窰，色青，帶粉紅，濃淡不一，有蟹爪紋，紫口鐵足，色好者，類汝窰，有黑土者，謂之烏泥窰，僞者皆龍泉所燒，無紋路。哥窰，色青，濃淡不一，亦有鐵足紫口，色好者，類官窰，今亦少有，元末新燒，土脈粗燥，色亦不好。龍泉窰，翠青色者貴，有粉青色者。陸儼齋言：哥窰，淺白，斷紋，號白圾碎，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爲世所貴，卽官窰之類。郎仁寶言：南宋時，章氏兄弟所陶，其色皆青，濃淡不一，其足皆鐵色，亦濃淡不一，舊聞紫足，今少見，哥窰則多斷紋。高深父言：官窰品格，大率與哥窰相同，色取粉青爲上，淡白次之，油灰色爲下，紋取冰裂鱗血爲上，梅花片墨紋次之，細碎紋爲下。哥窰與之同取土於鳳凰山，故燒成皆是紫口鐵足，惟官窰質之隱紋如蟹爪，哥窰質之隱紋如魚子，但汁料不如官窰佳耳。龍泉窰，色甚葱翠，妙者與官窰爭艷，但少紋片，紫骨，鐵足，在昔有粉青，深青，淡青，之別，今則上品僅有葱色，餘盡油青色矣。就此諸說，三窰宋製，青色之濃淡不一，與有紫骨鐵足，則皆所同，而龍泉供御，沿自宋前，某窰類某，各循所鑒，其互有沿仿，亦可概見。白色

青帶粉紅而類汝，曰色淡，曰多斷紋，曰少紋片，而未有絕無必有之語，是爲各標勝概之稱。紋片之成，初非有意專造；定形相仿，屬於高後。自明代以來。俗所宗尚，市所仿製，紋片各成定式，而官窰則多油灰色，其口足並呈黑色，哥窰則多淡白色，其足塗灰黑，龍泉則多油青葱綠，其足塗赭。殆因原器難見，惟烏泥慶元是依，土料既殊，又非工巧所能舉肖，執此器以衡之，益見南宋御物之可尚也。四年前，得之潮人王氏三餘堂，王氏富藏，珍玩有年，後以逃禪解却。右耳鳳嘴，原損黍許，底又蔑漏，其爲貢餘之物，免於至元宮燼，而得留傳，抑爲景炎隨駕者之所遺，是不可知？惟所見說盜之書，與外人圖譜，未有此器，可稱孤品。聞海上有元祐年製底款一具，式與相同，安得比論其色製。史稱孝宗英毅聰明，爲南渡諸帝之首，則對於遺器，自足感仰；是又在海珊詩詠，之理宗年款酒壺之上矣。

(五)宋治平熙寧潮州劉扶夫婦命匠明造青油描首白瓷佛像(並香爐附圖六)

潮州水東
中窰甲
弟子劉扶
同妻陳氏十五娘
發心塑造迦牟
尼佛永充供養
爲父劉用母李二
十娘闔家男女
乞保平安治平
四年丁未歲
九月卅日題
匠人周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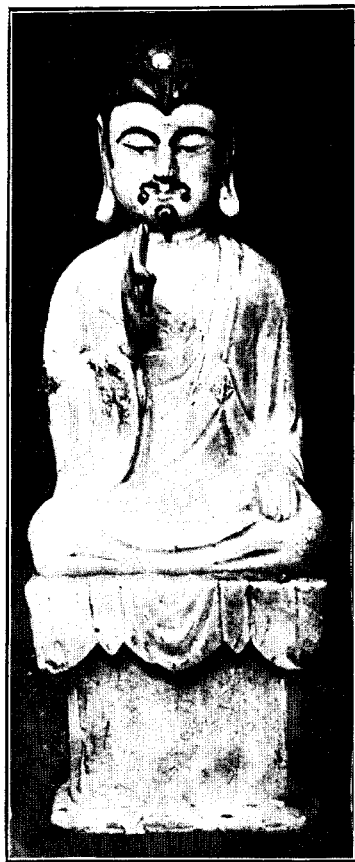
潮州水東
中窰甲
弟子劉扶
同妻陳氏十五娘發心
塑造迦牟尼佛永
充散施供養爲父
劉用及闔家男女
乞保平安熙寧元
年戊申五月廿四日題
匠人周明

潮州水東
中窰甲
弟子劉扶
同妻陳十五娘發心塑
佛散施永充供養
爲在堂父母及闔家
男女乞保平安熙
寧元年戊申歲六
月十三日題匠人周明

潮州水東
中窰甲
女弟子陳
十五娘同男劉育
發心塑造釋迦牟
尼佛散施永充
供養奉爲亡夫
劉琴七郎早超
生界延願闔家
男女乞保平安
熙寧二年己酉
歲正月十八日題匠人
周明



宋 煚 熙 官 密 紙 椎 瓶 及 底 印 (圖 三)



宋周明治平年造瓷佛(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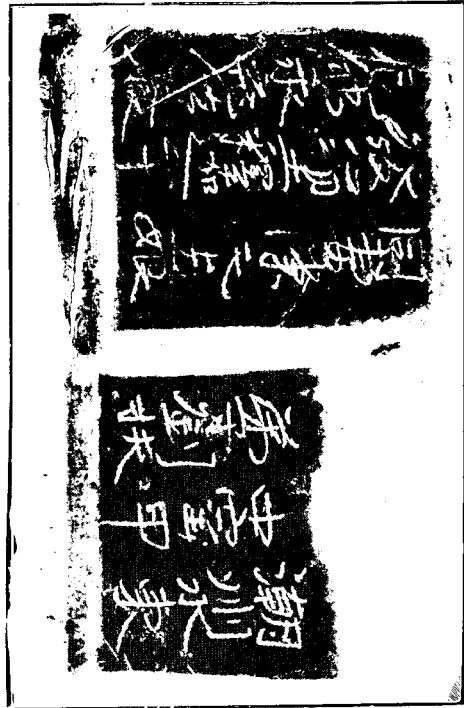
宋周明熙寧戊申五月造瓷佛(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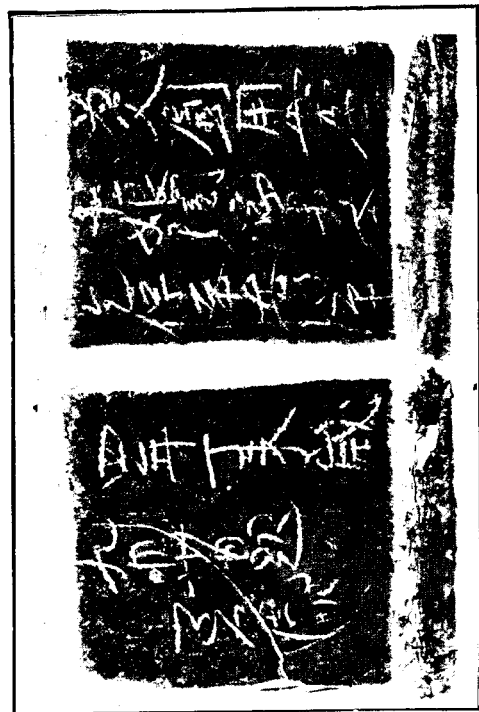
宋周明熙寧戊申六月造瓷佛(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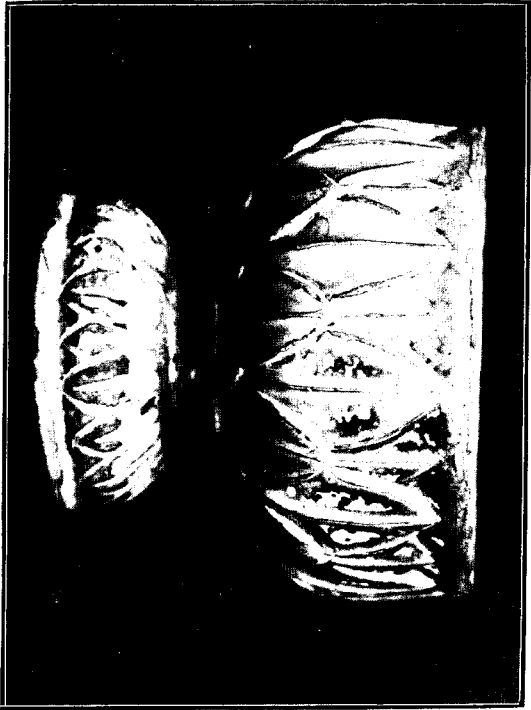
宋周明熙寧己酉造瓷佛(圖七)



宋周明治平造悉佛銘拓本(圖八)



宋周明治平造瓷佛銘拓本(圖九)



宋周明造瓷香爐（圖十）

共和紀元壬戌，冬十月，潮州軍士，在郡城外，西南約十里，土名羊皮岡，（光緒海陽縣志：雲梯岡，又名羊皮岡，在城西八里，周圍二里，殆即其地。）爲戰事掘壕，破土二尺餘，見小石室，獲此四佛像一香爐。旋爲城中識者輾轉流傳，越五年後，數爲韓江之游，以書易於王饒黃放家，而盡得之，發現之處，久已填改，不可復覩矣。一像折頂，二像失其手，惟一像及爐較完好，并皆雕造，而非模印，像座有篆書銘文，依其行式，錄於右。四像同式，大小相若。以權度製造所制尺（五尺等於公尺一尺六寸）度之，通高九寸八分，座之最廣處三寸七分，深三寸五分，像身淨高六寸七分，座淨高三寸一分。惟「治平像」座畧高而像畧短，通校約殺三分，其座之深廣，亦各殺二分弱，「戊申五月像」，座之深廣，各殺二分弱。爐如高足盤式，口圓而微脣，上雕蓮瓣，四重錯疊，下足亦割瓣紋，通高三寸七分強，口徑四寸三分，其欵者殺二分，足徑三寸一分，其欵者殺四分。像爲跣趺式，衣角前垂座外寸許，「己酉像」，露雙手，「戊申五月像」，露右手，而左手覆貼股上。凡露手者，衣外披袈裟，前後繡環及紋式可見，其手露出，則已斷失，惟腕袖位置具在，餘二像并籠手袖中，而無袈裟。像皆中空，底平無油而有小孔。可爲泥土內包填，政油色爲土色侵變，惟香爐裏外有油，「戊申五月像」胎質較堅厚，并原色尚存。其實瑩白，油作卵青色，色製在北宋定窯，與景德窯之間，香爐之油，其積厚處，如淡青葡萄色。像之冠，髮眉睛鬚，并以青料描之，凡外油所蓋及者，現青褐色，畧似水蒼玉，濃淡不一，外油所未蓋者，作黃黑色如桂皮。座爲委角方柱形，上

下有緣，伸出二分許，其中平直。銘文覆於四週，字有大小，皆爲油蓋填。○「治平像」凡六十三字，分十二行，四面皆滿，筆畫畧深大，可拓墨。○「戊申五月像」，凡六十一字，分十行，僅滿三面，筆畫最淺細。○「戊申六月像」，凡五十八字，分九行，亦滿三面，「巳酉像」，凡七十二字，分十三行，滿四面，凡第一二面，必三行，其適當衣角垂處，行式畧短，末後一面，有作四行，每行字數不等。四像銘詞，語意多同，而爲父母祈福之稱，在「治平像」，曰爲父劉用母李二十娘，在「戊申六月像」，則曰爲在堂父母，是此一像，乃劉扶夫婦，并爲兩家父母而設，至「巳酉像」，則劉扶已死，其妻子爲之也。○「治平像」，祇言供養，餘三像，言散施供養，則此石室，亦爲劉氏所造，以「治平像」，本爲自供也。○劉扶夫婦，與其父，其子，及造此像之匠人周明，於史志均無可考。○宋瓷罕鐫工名，周明必爲其時良匠。○水東中窰甲，劉扶稱之，至巳酉像，其妻亦以爲稱，則是陶甲之名無疑，其上不冠縣名，殆爲郡治負廓之地，宋時三饒未置縣，（明成化時，（就三饒堡地立饒平縣）○中饒堡，與中窰甲，未知同地否。○四銘所紀年月，按之方志所記史事災祥，無可比附。○惟志中歷載潮州地震之災，宋史神宗紀及五行志云：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壬寅，潮州地震甚，折裂泉浦，壓抑州廓，及兩縣屋宇，（宋時潮州祇領海陽潮陽二縣）士民軍兵，死者甚衆，與「治平像」年月日有合，此像殆爲此事所造。○四像造時，相連最近者，爲戊申五月二十四日，與六月十三日之二具。○考五月小建，相隔僅十八日，其餘則相越七八月。○既有散施，非祇一具，且燒造必因成窰，又非

指日可得，求之遠道，益爲費時，不及二旬，而可重造者，必是近地所爲。考潮州製瓷，現所著稱者，爲楓溪，高坡，而饒平，揭陽，亦產之，皆相沿已久，多取土於郡城中之韓山，又名筆架山。楓溪製如土定，其三處皆似景德鎮瓷，高坡屬大埔縣，近閩境，其三處產瓷之地，皆距郡城不遠。而城中流傳，土內掘出之白器青花器，稱爲筆架山窰者，多是明前物。稽之方志，明莊典墓，在韓山東白窰窰，見嘉靖黃佐廣東通志，及雍正張士樾海陽縣志，明郭大鯤墓，在筆架山白窰窰，見乾隆周碩儒潮州府志。窰窰而變作地名，且容塚墓所在，則必荒廢已久，其墓蹟載於明人之書，則其設窰必在宋元之前。此像殆其窰所造，又在流傳出土諸器之前，以所見者，既無年款，色製亦稍後故也。周志又云：饒平縣太平鄉宣化都有窰窰村，惟其窰興廢之時不詳，則可爲其地有窰窰之證，而未能爲此器從出之證也。宋之青花瓷，前人所記，惟有景德窰之製，陶說述曹明仲言：宋御土窰，體薄而潤，色白花青，較定器少次，按之此器，亦復相似，則是仿自景德御土窰之製。陶說云：青料畫杯上，上罩油水，燒現青翠，若不罩油，燒現黑色。此器所畫青色如此，殆用本土青料，其有黃黑如桂皮色者，則因罩油未到，初期製品，固不如景德鎮明窰青花之精進。惟有年款，足爲考證之資，是海內北宋潮州青花瓷之初見品，未聞有二，是亦可珍。石室爲廟，潮地今猶可見，制堅而無門，故此器致爲土侵。至於淹埋之由，曾與郡人測論，緣於歷代水患，堤防屢潰所致，惟以久藏土中，而今得爲考見其地宋時工製之良，不可謂非奇遇。周志云：潮陽祥符塔，迭爲嘉靖萬歷修建

，相傳建塔時關基，獲古瓷瓶，內貼一錢，有祥符二字，故名
○惜未注明色製，爲後人考辨之資，故於此創獲之品，特爲詳
記也。